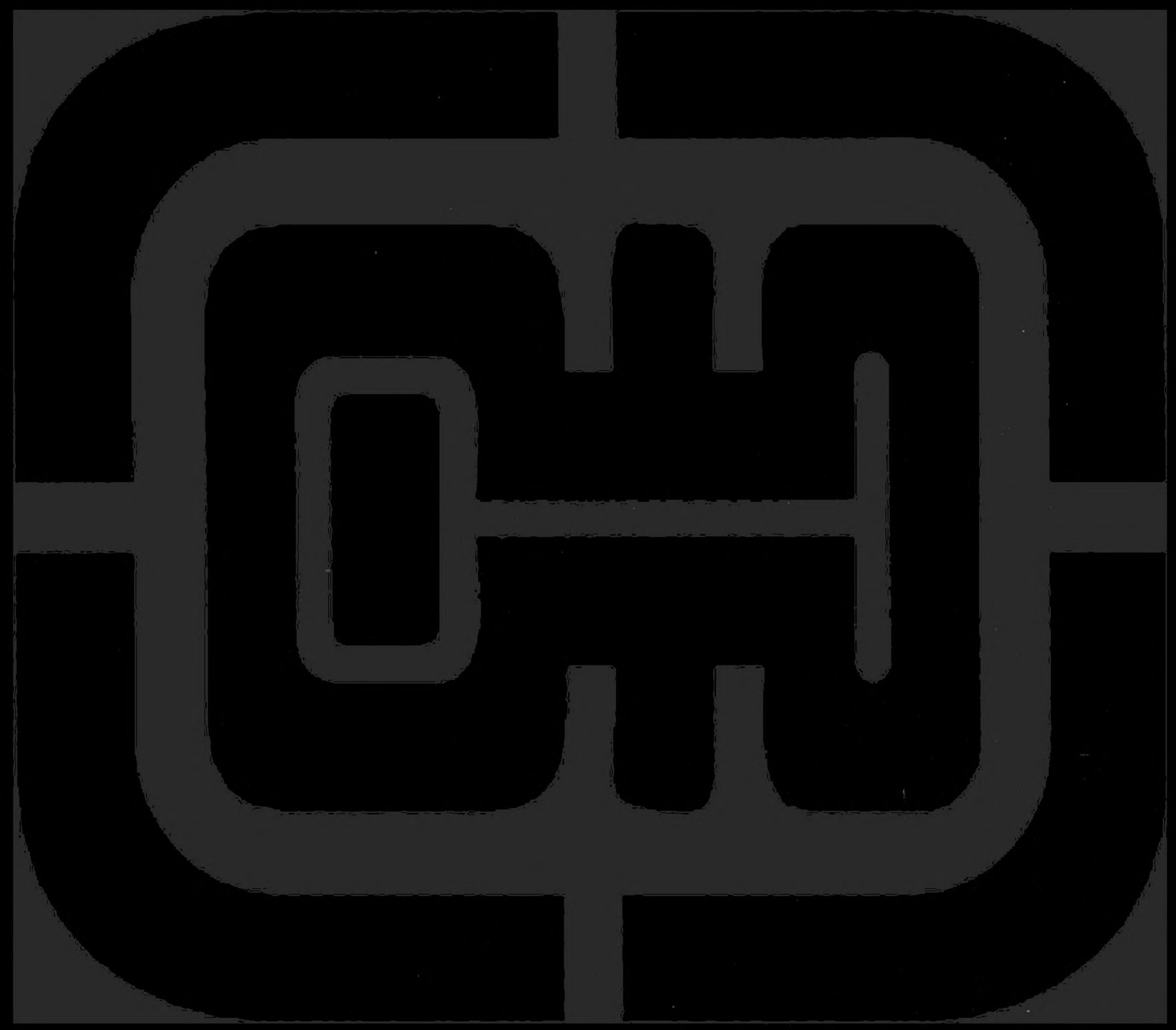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原始

趙岐孟子章句題辭曰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孟子之書則而象之

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

昌黎文集送王秀才序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又原道篇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施德操孟子發題曰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

楊時餘杭語錄曰中庸深處多見于孟子其爲所傳也歟

四書纂疏曰謂中庸深處多見于孟子者如道性善原于天命之謂性也所謂存心收放心乃致中也充類仁義之心乃致和也至於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一章其義悉本中庸尤足以見淵源所自

六經奧論曰中庸之書雖出自子思其實孔氏之遺書也七篇之書雖作于孟子其實傳于子思合二書而考之其言同其旨同而其間不能無毫釐之別此可以見聖賢傳道之淺深也

按溯孟子大原右諸家爲得其眞故自其言之發迄于今莫敢異之

史記列傳曰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章句題辭曰此書孟子之所作也孟子遭蒼姬之訖錄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

沒世而無聞焉于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秦滅經術孟子徒黨盡矣書號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風俗通義窮通卷曰孟子去齊之魯臧倉沮之又絕糧于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

按漢人追原孟子書者有此三家皆謂孟子自作而其徒與之趙氏首揭之曰此書孟子所作也又曰自撰法度之言可謂更著明矣董叔重問朱子乃云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不知何據而云漢書河間王傳稱孟子爲獻王所得似亦遭秦播棄至漢孝武世始復出者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詩外傳董氏繁露俱多引孟子語則趙氏所云書號諸子得不泯絕定亦不虛應氏獨舉好辯章文以爲中外篇之都序與論衡對作篇二語適符此必有所師受至謂作書之後方應梁聘則凡見梁

王問對諸章皆爲成書後所續加耶卽開卷論之似已難通其說

賈同山東野錄曰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

朱子語錄曰孟子疑自著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又文集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處註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于第四章決汝漢處註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

又董叔重問曰孟子之書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魯論比也然其間有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此非甚緊切以朋友間或有疑此者嘗以此答之恐未是也曰或恐是如此

十一經問對曰孟子是軻自作之書其作書在梁惠王死後不但惠王死後敢在梁襄死後故稱惠稱襄

金履祥孟子集註考證引王文憲曰孟子與齊宣問答首章開闔變化精神超越而元氣不動非門人所能傳

此是傳不得處

郝敬孟子說解曰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記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手可代正是孟子手筆蘇明允謂孟子之文不爲巉刻嶄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朱元晦謂七篇筆勢如鎔鑄非綴緝可就斯爲知言

方履中古今釋疑曰諸侯之謚安知非後人所加子輿氏自作書馬遷即云然固不始于臺卿韓愈林慎思何從而識其爲萬章公孫丑所記耶

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七篇爲孟子自作止韓昌黎故亂其說莫妙于朱子曰觀七篇筆勢知非綴緝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于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

又曰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按右皆定此經爲孟子自作惟董叔重問朱子有或其徒所記而孟子刪定之說閻氏有門人敘定追加諸侯之謚之說爲小不同

昌黎文集答張籍書曰軻之書非自著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姚信士緯曰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敎辭而已

林慎思續孟子曰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

程伊川入關語錄曰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孟之門亦有是患又楊遵道錄伊川語曰或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不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

郡齋讀書志述晁說之曰此書韓愈以爲弟子所會集今考其書則知愈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王曰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故予以愈言爲然

林之奇孟子講義曰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當蒼姬之訖錄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恥沒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爲此書其說不然夫既與門人答問而言之矣又恥沒世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蓋漢魏以降文人之通習孔孟之志必不若是之狹也

唐仲友孟子論曰趙岐謂大賢擬聖作書則象論語取其意旨合同者類而列之此未爲知孟子者孟軻之書非軻自著退之此說較諸趙岐則象之言見識殊矣

按右皆謂此經非孟子自作其間晁氏說似尤確鑿

薛氏讀書錄承之以斷其書之必成于後來弟子而史氏三遷志謂孟子卒在周赧王二十六年時所見

諸君已盡先卒因各稱謚歷詳諸侯之卒俱在赧王二十年前若然則晁氏說非矣然三遷志僅本自孟氏譜而譜非傳自古先凡所載錄往往與傳記不能檢對故世人未肯深信欲持此以攻晁氏反不若門人敘定追加諸侯謚之說爲足破之

孟子講義曰論語孟子皆聖賢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錄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紀錄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人之手不可必也

周廣業孟子四考曰此書敘次數十年之行事綜述數十人之問答斷非輯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公孫丑萬章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于孟子之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其後編次遺文又疑樂正子及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門人與爲之何也七篇中無斥諸子名者而樂正子則公孫丑浩生不害皆稱爲子即孟子亦然與滕更呼名之例不同首篇以孟子始以樂正子終皆其可驗之迹林之奇謂有萬子曰者當爲萬章門人所錄則同事編集正未可知也

按林氏援論語曾子有子例見舊本狂猘章有稱萬

子者謂此書又有萬章門人記錄而周氏更推及於樂正子門人夫因曾子有子遂疑論語爲曾有門人所記愚尙未敢深信況更援其例於孟子書乎昌黎云萬章之徒相與記孟子言後儒猶或議之況更及萬子樂正子之門人乎孟子弟子不特萬章樂正暨公都屋廬稱子徐子高子陳子並以子稱之矣卽凡泛見七篇人如晏子儲子景子時子公行子愼子均未必以子爲尊尙匡章則以其字稱章子莊暴則於君前稱莊子下至異端者流如告子楊子墨子許子夷子猶得曰不斥其名而子之乎趙氏章句於樂正子下明注之云子通稱蓋戰國風習與春秋時已不同凡稱人不論何等輒云某子觀國策等書可明

郡齋讀書志曰馮休觀孟子之書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

姚福青溪暇筆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爲僞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

按孟子之言或太峻故馮休疑其書有附益而其所以太峻當如程子所云得其言不得其心者耳遽謂門人爲妄此馮休之失言溫公生平甚尊信孟子偶見王安石借孟子自護以逞其欲爲因嘗撮舉數章爲疑孟論若僞書之訾並不見于宋人記載姚福誣之乃福之謬後第三十五篇別有詳論

金華阮彬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九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外書

風俗通義窮通卷曰孟子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

章句題辭曰孟子著書七篇又爲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疏曰凡此外書四篇趙岐不尙以故非之漢中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時合此四篇

困學紀聞曰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

外書四篇今皆無傳

孫奕履齋示兒編曰昔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則時人以性善辨文爲一句說孝經爲正爲一句甚乖旨趣古文辨辯正政通用

劉昌詩蘆浦筆記曰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爲正是謂四篇

孟子四考曰新喻謝氏同時如學齋佔畢困學紀聞俱云四篇今已失傳則其一篇亦未必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孫氏云宋時館閣中尚有外書四篇今觀音義後附篇敘曰此趙氏述孟子所以相次敘之意則知外書乃後儒撰集雖亡來已久不存可也

按趙氏不爲外書章句嗣後傳孟子者悉以章句爲本外書遂以廢閣致亡南宋去趙氏時千有餘歲不應館閣中能完然如故也孫氏僅得耳聞當日在館閣諸公未有以目擊詳言之者道聽塗說必不足爲案據新喻謝氏所藏一帙劉氏似及見之雖一人私言未必竟無所因矣隋書經籍志錄有梁綦毋邃孟子注九卷他家注俱七卷獨綦毋氏多出二卷其時偁引孟子者若梁武帝蕭子良蕭綺姚思廉諸人都無可探其本據豈所謂外書四篇在梁時嘗購得其

二至宋乃僅存劉氏所見之一篇耶但綦毋氏書李善注文選猶引用之似流行于唐世而其有無外書唐人絕無片言論及則又難以質言且外書之篇目自宜以性善爲一辯文爲一說孝經爲一劉氏以所見之性善辨遂以辨字上屬而謂文說一篇孝經一篇據論衡則但云性善之篇不綴辨字疑新喩謝氏所藏性善辨又屬後人依放而作非外書本眞也孫氏遽譏讀辨文爲句者甚乖旨趣更以爲正正字改政則均屬耳學之失

九經考異曰性善之篇王充曾引言之而荀卿性惡篇多舉孟子語意皆外篇書也惜今不復見耳

論衡本性篇曰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

荀子性惡篇引孟子曰人之學學者其性善也又引孟子曰今人之不善將皆喪失其性故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

許愼淮南鴻烈解俶眞訓注引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

按外書文今略見者僅右數條而已論衡出有篇目最可信荀董許三家所引皆論性善而告子篇中無

之似亦可不疑楊氏注荀子上一條云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是也仍以屬于內書然孟子與告子論性處未嘗兼論及學楊氏率意而云未當爲定說矣下一條視論衡引文雖詳略不齊而意畫一益足爲上條證明董引十七字內書惟孩提之童二語略似而義旨顯是各成古人偁經縱或不拘成文不至如是越異也許引文尤與論衡意屬一似爲同章中反覆申論之辭

郡齋讀書志曰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其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于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吳萊淵穎集孟子弟子列傳序曰孟子外書四篇今猶略見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

顧炎武日知錄曰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俱所謂外篇者邪

按孟子語往往有見他籍而檢諸七篇未見說者動以外書疑之不止右三家也然不能定其果出何篇即難必其果屬外書而其間且有偁述舛訛並不爲孟子語者則惡可概指爲外書耶今別以逸文類聚

詳在後篇

熙時子注孟子外書四篇馬廷鸞序曰坊間有四家孟子注曰揚子雲也韓文公也李習之也熙時子也中興志以爲依托信也然三家者依托而熙時子非依托也乃熙時子依托三家也熙時子者誰相傳卽公非先生劉貢父也貢父因李泰伯不喜孟子爲此以示之也孟子外書四篇趙臺卿不取也故不顯於世賴四家注附刋於後而熙時子且注之是以傳也則熙時子之功不淺也四家注依托不足傳而孟子之外書四篇不可不傳也遂序以存之也又胡震亨跋曰吾友叔祥客濟南得孟子外書四篇見寄惜第四篇爲正殘闕不全按劉昌詩筆記云新喻謝氏藏有性善辨一帙蓋卽是書自宋以來流傳絕少雖斷珪殘璧尤當寶貴之

孟子四考曰今孟子外書眞贋誠不可知朱氏經義考削而不錄是也

丁杰孟子外書疏證曰此書雜採他書引孟子文兼及其不云孟子者綴緝敷衍往往氣不貫穿人名事蹟譌繆甚多後人徵引或由傳聞失實豈有身接其人目擊其事與其徒著書而記錄不眞者乎姚叔祥好造僞書此爲叔祥僞造無疑錢遵王云宋時館閣有此書而崇文總目無文卽中興藝文志亦不言附刋四注孟子後馬氏序不敢爲信惟蘆浦筆記確有謝氏藏本一說是

又姚氏所據以作僞者也劉貢父博洽不讓其兄此注地學茫然其亦僞托可知

按此書之僞敗迹顯然約略舉之其驗有八內書七篇每篇俱五千餘字篇內多長展之章開闔變化不可端倪今此四篇每不及千字章之略長展者惟襲韓詩外傳淳于髡一條餘悉勉強支綴淹淹無生氣則其根體迥別不但不能宏深而已僞迹之可驗一也孟子頗薄齊桓管仲此以至德稱之孟子再斥陳仲此以千古高士誄之樂正子偶從子敖孟子深責此謂徐辟因依蘇秦而贈之以言則均于孟子意旨背戾僞迹之可驗二也趙氏但不爲外書章句非不見外書也趙云孟子師子思此謂學於子上孟子嘗自言之趙注徐辟不云何國人此謂辟之祖自南州遷於郟鄏今五世矣若古外書有如是文則趙氏何不節取僞迹之可驗三也書雖有內外之別所記言事不應重出也今因綴索隱及鮑照頌序文而與舜生諸馮章犯重因襲韓詩外傳文而與先名實章犯重貪攜拾而不暇旁顧僞迹之可驗四也周禮注引孟子諸侯有王顏氏家訓引孟子圖影失形藝文類聚引孟子滕文公卒皆顯係疏舛考工記注引七十而勗祇一字偶異坊記注引舜年五十二語即萬章篇文小變意林錄敬老慈幼三語即梁惠篇文稍節

而此悉冒昧編列僞迹之可驗五也列女傳所載三遷出妻等事本不謂孟子言蓋其事祇應他人記載孟子著書立敎必無自述之理今亦雜湊篇中且仍彼書文稱母曰孟母曰其母繆戾殊甚矣僞迹之可驗六也因充虞敦匠事泛濫及諸弟子杜撰其名曰季孫郊公都彧又稱公孫丑曰丑子並注云丑字子景以字爲氏亦曰景丑于他籍悉無可徵特有意眩亂以欺不學之人宋以前無此習僞迹之可驗七也荀況爲孟仲子再傳門人後孟子約五六十年齊襄王時自趙至齊與孟子不相值後自齊適楚爲卿此乃云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字子石之公孫龍孔子弟子孟子不及見之其持堅白異同公孫龍字曰子秉乃平原君門客不及見孟子此乃云孟子以卿有毛問子石田嬰于齊湣王三年封薛嬰卒文代立是爲孟嘗君其立當在孟子卒後樂閒于燕惠王元年始用燕乃周赧王四十四年也時孟子卒已久此謂孟子論孟嘗君燕使樂閒迎孟子時代事蹟盡難檢點僞迹之可驗八也其僞既有此八驗其作僞人甚晚近不當劉貢父注復有三證趙氏章指有云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選注引上一句誤題孟子曰字卻武士人作疏刪去章指此遂不知其下句而漫易其文則此書必出卻武士人後矣荀子

稱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集註取以註格君心之非句此遂以尚書格其非心連屬之則此書必出朱子後矣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明李詡誤以孔字爲孟類舉爲孟子逸文而此遂据入篇中則此書更出李詡後矣然則此書究孰所僞哉吾友歸安丁小山烝斷之爲姚叔祥當未誣枉姚名士彝說者謂今存後梁春秋於陵子等書並叔祥所僞此書既出自叔祥家誠不嫌於堅斷也今休寧吳君騫偶刊問世丁君爲之疏證屬草稿未定承借觀乃爲引伸其說陳右入驗三證以副還其書

漢書藝文志兵書類陰陽十六家有孟子一篇

程大中四書逸箋曰孟子一篇漢志列陰陽家是七篇及古本十一篇外又有此書

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又曰善爲陣善爲戰大罪也軍旅之事必孟子所絕口不談而漢志乃有孟子兵書當是偶同氏族非我子居子矣然據北堂書抄引逸孟子戰者危事也則似在唐初猶有此書而相傳以爲七篇之逸或者六國末兵家者流托爲此篇以嫁名于孟子因孟子有天時地利一章即附會其善于陰陽未可定也趙氏不尚外書或此即四篇中之一趙故斷爲後人依託而毅然刪之又未可定也

日知錄曰詩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學于孟子者也譜

曰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于孟軻著書論詩則孟子之外又有孟仲子之書

按今孟氏譜謂孟仲子名睾乃孟子之子受業于公孫丑與詩譜大殊未審其又何本仲書不載於漢藝文志蓋亡佚久矣

東陽何濟川
潘緯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

仁和翟灝晴江學

尊立孟子

孟子章句題辭曰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王應麟五經通義說曰嫩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統紀以一多士之趨向以純非徒綴訓故誦佔畢而已

按孟子尊立最久不始自宋世也時論語孝經通謂

之傳而孟子亦以傳稱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漢書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越絕書敘外傳記引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風俗通義十反卷引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說文解字引傳曰簞食壺漿詩邶風正義引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天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皆可爲證故趙氏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統言之曰傳記博士

漢書景帝十三王傳曰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按此與文帝時立博士之說似不脗合然孟子書之見重漢初觀此益明

韓昌黎集讀荀子篇曰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

楊時龜山文集答陳瑩中書曰揚雄之論孟子也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雄之言以孟子不異孔子則其尊孟也至矣

按雄言實似知孟子者而觀雄所行正苟知之不允

蹈之所以不能與昌黎公同年語爾

宋書禮志曰晉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上疏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陛下以聖明臨朝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誦諷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典謨是咏豈不盛哉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儒訓

按漢立傳記博士尋因董仲舒專崇六藝之言罷之司馬遷以孟子荀卿同傳並取騶衍淳于髡墨翟等雜焉劉歆作七略遂以上紹聖緒之籍漫列于諸子部中嗣是以來世漸無知尊者東觀漢紀言章帝賜黃香淮南孟子各一通不惟並賜且舉次孟子於淮南下論衡對作篇云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後漢書郭太傳論云林宗恂恂善導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昭明文選序云老莊之作管孟之流不以能文爲本曰荀孟曰墨孟曰管孟俱不自覺其言之不倫矣乃當江左之朝猶有袁馮二氏能以孔孟並舉疏請留心闡明非嗈嗈然朝陽之鳳鳴乎生徒果用心焉則孟子之升經立學在其會矣惜乎世受莊老之惑又遲其事於數百年後也

唐書選舉志曰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疏請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

按楊綰請依古察孝廉而罷進士明經疏中附有此請朝議謂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所試孝廉義用何經史不復詳未審當時從綰請否寶應爲肅宗復稱年號未一月子代宗嗣明年七月代宗始改元廣德所云寶應二年蓋即廣德元年

薛瑄讀書錄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年世儒例以子書目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按代宗初有楊綰之請而韓公即誕生於代宗之世道之將興豈不有運會乎維時柳宗元得與韓公遊其報袁君陳書有云先讀六經次論語孟子書皆經言蓋猶粗聞韓公緒論

薛岡天爵堂筆餘曰孟子與荀揚同列漢以來皆然請廢莊老之書以孟子爲主自唐皮日休始

文獻通考曰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爲學科不報

皮日休文藪請孟子爲學科書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之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

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當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聘聘於前其書沒沒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此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敎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同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旣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按陸德明撰集經典釋文五典孝經論語爾雅外濫及老莊而獨不及孟子趙匡上舉選條例以通道德經元經孟子荀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韓非子者同爲茂才舉唐時之不尊孟子若尤甚矣故自昌黎公外求有卓識士不得不以皮氏推焉

玉海曰國朝以孟子升經幷論語孝經爲三小經

又曰祥符七年正月國子監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賜輔

臣各一部

宋史神宗紀曰元豐六年冬十月封孟軻爲鄒國公七年五月以孟軻配食文宣王

按王安石作王深甫墓誌曰以孟子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黃庭堅孟子斷篇曰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是當時不僅以孟子配食聖人且以聖人稱孟子矣而程子則曰孟子未敢道他是聖人而已學到至處張子則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麤者

又選舉志曰神宗用王安石議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專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經義次論語孟子義次論次策

程伊川文集論禮部看詳狀曰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禮部之意却是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也

按孟子升經之事當在宋初故有自來四堂各講論孟之說史志未詳採此以備其制

玉海曰元祐四年以司馬康言詔進講孟子講官爲節解十四卷范祖禹講今樂猶古樂及公劉太王章

宋史司馬康傳曰邇英進講康言孟子于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筵官節

解以進

按康爲溫公子溫公作疑孟論而其子建爲此言姚福稱其父子至親不爲苟同非至論也溫公疑其所疑正信其所信觀所庭訓如此可以知溫公矣

晁迥客語曰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因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爲二絕句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臥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强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旋

郡齋讀書志曰宣和中席旦知成都云僞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乃刋石寘於成都

陳謨東宮備覽曰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旨令侍讀耿南仲講孟子今已講畢望續降旨令耿南仲講詩從之

宋史胡舜陟傳曰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

玉海曰建炎二年九月己亥上謂宰相近將孟子論治道處手寫入於絹屏又曰語孟誦習之熟眞有可喜癸卯內出親書坐右素屏旅獒一篇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七凡十扇遣中使宣示宰執

又曰紹興八年五月命說書尹焞解孟子八月命侍講

吳表臣講孟子十六年三月辛卯終篇翌日賜講官鞍馬象笏金硯水甁筆墨等物越三日賜御筵於城隍司紹熙五年八月詔續潛邸所講孟子嘉泰元年十一月講徹

揚子巨言曰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所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紂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便視君如寇讎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

讀書錄曰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時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子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意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矣

書錄解題曰尊孟辨七篇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溫公有疑孟及李覯泰伯常語鄭厚叔友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辨之爲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

文獻通考曰前史藝文志俱以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

孔子傳之孟軻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今從之

按部錄轉移若爲細故而自七略置孟子于子部東漢訖五季九百年間孟子書竟闇昧于老莊荀管之列又惡可云細耶陳氏既有成說而宋藝文志猶以編入儒家此馬端臨之見高于脫脫歐陽元一等也

宋濂集吳淵穎碑曰先生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奭淳于髡愼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乃刪去諸子益以高第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

明史禮志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踰年帝曰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按太祖本紀洪武七年二月修曲阜孔子廟設孔顏孟三氏學又十八年十月詔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豈禮先賢之意哉其加詢訪凡聖賢後裔輸作者皆免之此皆明祖尊信孟子特典世徒以初年罷享一節議之猶見日之蝕而未仰其更矣

金華王焯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篇章

後漢書趙岐傳曰岐著孟子章句傳於時又儒林傳曰程曾字秀升著書百餘篇又作孟子章句

高誘呂氏春秋序曰誘正孟子章句

章句題辭曰孟子著書七篇今爲章句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

崇文總目曰陸善經以軻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

胡元瑞經籍會通曰漢藝文志作孟子十一篇蓋七字

悞分爲十一兩字也

按賈同責荀篇云孟子十四篇乃析七篇上下言之漢志作十一篇乃合外書言之悞分七字說非

題辭曰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

疏曰云二百六十一章者合七篇之章數言之也據趙氏分章則梁惠王篇凡二十有三章公孫丑篇凡二十有三章滕文公篇凡十有五章離婁篇凡六十有一章萬章篇凡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十有六章盡心篇凡八十有四章總而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也

陳士元孟子雜記曰今七篇實二百六十章

李昉等太平廣記神部引纂異記張生詣舜廟事曰孟子著書七千二百章

按趙氏云二百六十一章疏分計只二百六十章音義則二百五十七章集註則二百五十八章陳氏云實二百六十章者據疏所分計漫總之耳太平廣記加多如許頗駭井魚聽聞愚謂其無足駭也乃字之傳寫誤脫也千當篇字二百下當有六十兩字

梁惠王章句　孫奭音義曰上凡七章下凡十六章　疏與集註皆同　願安承教章疏曰此段宜與前段合爲一章趙氏別分之　輔廣答問曰既著箇梁惠王曰字則已是分爲兩章然其實只是一時說話　張栻孟子說滕文公問三章通連爲一

公孫丑章句音義曰上凡九章下凡十四章　疏與集註皆同

按宋高宗石經孟子每章首俱別起一行惟孟子致爲臣句直接必爲之辭之下似通爲一章今據諸古本此篇章句之數未有異同宋石經或屬偶然

滕文公章句音義曰上凡五章下凡十章　疏與集註皆同　四書辨疑曰使畢戰以下當自爲一章正爲首無滕文公三字以故併而爲一若以兩次與兩段之事證之三字乃脫漏無疑

離婁章句音義曰上凡二十八章下凡三十二章　疏同　集註曰離婁下凡三十三章　饒雙峯講義曰樂正子兩章只一件事是兩次說所以分作兩章　陳禹謨譚經菀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此章重出與論語重出而逸其半不同論語所重者只是一意此却是無上事而直出二句　孟子集註考證說禹惡旨酒章曰通上章言舜因歷舉三王周公通下章言孔子而又自言私淑皆似一時之言與末卷末章意同　四書湖南講連四章文爲一　辨疑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二句當自爲一章首闕孟子曰字　王栢孟子通旨曰妄謂因儲子有瞷夫子之語遂發瞷良人一段言求富貴利達者則作僞以欺人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觀之恐正是一章章首無孟子曰字非闕文也

按題辭疏離婁篇凡六十一章卷中乃云上下共六十章一人之言自相違伐今考下卷卷首總述趙氏章指云第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已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中脫人有不爲一章至其本章疏文有云此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由此十七字明卽章指之辭而總述缺之非以初之題章偶誤各於追改遂於此硬缺其一以强合三十二數耶然則疏本離婁下卷實有三十三章與集註本正同也章句及音義題少一章當卽王氏所謂儲子齊人兩章在舊本原合爲一耳

萬章章句　音義曰上凡九章下凡七章　疏曰此篇凡十八章上卷有九章其餘九章趙氏分爲下卷　集註與疏同　張南軒本咸邱蒙曰舜之不臣堯以下別起爲段

按下卷音義題少二章或當時合問友問交際爲一不託諸侯不見諸侯爲一未可知也上卷使舜完廩至奚僞焉雖與上同論舜事而義已各出頗宜分章趙氏既以合之則問友諸章似亦不嫌於合

告子章句　音義曰上凡二十章下凡十六章　疏與集註皆同

盡心章句　音義曰上凡四十七章下凡三十七章　疏曰此篇凡八十四章上卷有四十五章其餘三十九章

趙氏分爲下卷　集註曰上凡四十六章下凡三十八章　又曰莫非命也與上章蓋一時之言　孟子自范章疏曰趙氏云此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下章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然觀下文宜合此章又王子宮室章疏曰此宜與上章合而爲一不當分而爲二也　宋高宗石經本分此爲二　辨疑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七字與上文意不相類當自爲一章首闕孟子曰三字　蘇濂石渠意見補缺曰狂獧是一章鄉原又是一章因是錯亂脫悞混作一章所以不通暢也

按疏與音義上下互差二章考上卷卷首疏述趙氏章指曰一章言盡心竭性二章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其間脫莫非命也章又曰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其間脫無爲其所不爲章上卷實四十七章疏脫其二顯可覩也下卷述章指曰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乃析去魯厄陳一章爲二又曰三十八章言聖人不出名世承間仲尼終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遂接之曰凡此三十九章合前四十五章是盡心篇有八十四章也所列明只三十八章而遽云凡此三十九章疏之疎謬至於如此其所析出一章要亦因上卷脫悞强欲以之益數不足爲案據

矣蓋下卷仍當以三十七章爲定集註與音義又上下互差一章上卷所少乃以孟子曰王子宮室以下六十九字與上合爲一章下卷所多仍依舊疏以孟子曰君子之戹以下十八字別析爲章也王子上自有孟子曰字起端義雖相承而以願安承教從子敖來等章例之何必獨合此章至以孟子曰爲羨文然於經猶未大害也孔子章硬析爲二本疏家一時遷就私智朱子偶爲所欺仍覺上截三十三字視萬章篇無別意義遂以重出註之論語以門弟子各記所聞故宜有重出章孟子自著書安得亦有重出趙氏注萬章下之首章曰孟子反覆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配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三子足配聖人且數四留意矧于所願學時中之聖獨不致其反覆乎夷惠事覆陳於公孫上卷伊尹事覆陳萬章上卷孔子之事乃覆陳於此卷其陳夷惠及合陳四聖俱重加孟子曰以寘斷語則此君子之戹陳蔡二句例宜別有孟子曰字何得因之施技析爲兩章致令後賢之疑其重出耶疏之害經此其甚焉者矣

趙岐孟子篇敘曰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仁義

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之思奉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性情故次以告子論性情也性情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寡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孟子講義曰趙臺卿之論序篇其說迂濶是猶相馬者徒求于物色牝牡之間而失其眞者遠矣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于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于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

按漢人說尚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王仲任嘗詰之也曰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趙氏果復于章句文字求其所法誠不免王氏之譏笑已右敘原在章句卷末自作疏者分裂其文入疏中而零亂不全今依毛扆影宋蜀大字本章句錄

湯溪錢宸照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逸文

荀子大略篇曰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按史記載淳于髡見梁惠王云王再見之終無言也客以問髡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頗與此事相類而淳于髡不能有攻邪心言故程子特信爲孟子事集註引之錄于格非章下大賢所折衷可定爲七篇之逸矣

韓嬰詩外傳第二卷曰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

已所自親也衞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能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衞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按伊尹三語雖見盡心篇而彼是專論伊尹此是論衞女而舉伊尹旁證此非重出彼亦無遺文也朱氏經義考述此爲孟子遺句除去伊尹三語又誤無衞女之志則怠怠字爲簒似覺難安今謹照原本錄欲謂其七篇所遺當爲別一段全遺文

漢書伍被傳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按史淮南王傳伍被引文云紂先自絕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苟悅漢紀亦作自絕于天下劉向說苑建本篇引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于學問以修其性

又引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按李氏戒菴漫筆史氏三遷志馬氏繹史述此八句云俱孟子之逸王氏玉海吳氏孟子弟子傳序焦氏筆乘只述前二句經義考述至得其所欲未知孰是

據太平御覽直題孟子似不由于說苑而亦屬八句又吳氏欲斷此爲外書性善文則自一性句上宜俱孟子言矣上條玉海等亦只述二句今觀其與下條語勢相類或者同屬性善文因幷其言材性句錄之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按漢儒之尊信孟子者莫如雄其所引定無所譌故晁氏讀書志特舉此以證孟子之多有散軼

風俗通義正失卷序引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又卷中述劉向論孝文帝復證以此兩言作堯舜不勝其善

按劉知幾史通疑古篇惑經篇皆引堯舜二語題曰孟子承自風俗通也自卷首至此數條理得詞順似可信爲七篇外之逸文以下則不能盡信

韓詩外傳第六卷曰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匏巴鼓瑟而淵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乎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析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咏夫

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夫蕣冬至必彫吾其時矣

按此即告子下名實章答難一書中不應兩出而又錯迕其辭孟子以仁義導齊王與當時游說士絕異必不自言說公之君淳于髡方以公儀子思居魯而魯削爲諷必不更移其事于孟子此蓋由他人傳載而不得其本眞非孟子十一篇內文也外傳又嘗載孟母裂織買豚教孟子及孟子欲去妻二事皆非孟子書所應有雜說中凡于孟子偶涉必概指爲孟子逸文泥矣烏程董斯張作吹影集舍其中淳于髡語摘出吞舟之魚四句夫蕣冬至必彫二句經義考又摘出雷電之起也七句析稱孟子遺句三條尤易滋後來之惑今全著其本文俾學者流覽而自辨焉

又第四卷引孟子其于心爲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寘放心而不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其文之所以衍出顯是牽合別章

鹽鐵論通有章引孟子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

按寘穀不可勝食下斧斤以時上蓋亦牽合下樹桑衣帛耳程泰之謂鹽鐵論借語爲證每不盡循其故不可便執爲據而疑今孟子之殘闕所見良是

又執務章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之思耳又引孟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

按上條似即曹交章之約文下條據今本鹽鐵論暨王逸楚辭章句孟作孔字史繩祖學齋佔畢亦言鹽鐵論引孔子而戒菴漫筆曰知錄俱以孟子舉之豈其所見本偶有不同字耶

鄭康成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

按此乃春秋莊公二十三年傳曹劌諫觀社語大行人諸侯之王事注引作孟子後小行人凡諸侯入王注引司農云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讀此則知大行人是偶誤無疑

又禮記坊記注引孟子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按似即萬章首章告子小弁章兩結語之變文

何休公羊傳成公十八年注天子圃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疏曰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又定公十二年疏曰孟子與司馬法云天子圃方百里公侯十里是十取一之文也

按當獨出司馬法耳志錄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今存僅五篇故亦無從驗矣賈氏周禮疏引白虎通天子囿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云與孟子不同者白虎通細別言之也所謂不同以孟子但有七十四十之文無次國小國之別非謂孟子

云十里七里五里爲不同也公羊疏出賈疏後其斷此爲孟子文或者緣賈氏稱及孟子遂誤憶之

袁宏後漢紀孝靈帝紀楊賜諫造三苑書曰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爲梁惠王極陳其事

按傷槐者死晏子春秋所載齊景公事而取獸有罪亦非爲梁惠王言也蓋同是趣筆牽誤

高誘呂氏春秋孟春紀注許慎淮南子覽冥訓注俱引孟子曰王者師臣

按陳氏孟子雜記云二注所引文同或自有據今考說苑載郭隗言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後漢陳元上疏變其文作師臣者帝賓臣者王而孟子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意亦相類故許慎高誘遂相承撮略混之爲一說耳

宋書臨川王義慶傳錄鮑照河清頌序引孟子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

蕭綺拾遺記錄引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注引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按聖人在位賢士百里而有一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賢士千里而有一則猶比肩也此鬻子文也萬世之後而遇一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此莊子文也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者是比肩此申

子文也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此戰國策齊王謂淳于髡文也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膊也此顏氏家訓引古人文也孟子中則未有語意近此者鮑氏蓋以莊子爲孟蕭氏以申子爲孟李氏乃以家訓文牽連名世之語其誤引同其所誤引各不同也

顏之推家訓書證篇曰孟子曰圖影失形當爲光景之景晉葛洪字苑景始加彡世輒改孟從葛甚爲失矣

按此當因風俗通致誤也正失卷引孟子堯舜二語其下接云傳言失旨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久矣其患之也顏氏以傳言失旨五語通上爲一科遂兼認此爲孟子語爾書證篇又述風俗通所記高漸離郭禿二事乃顏氏熟習風俗通之驗

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按告子魚熊章云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此恐取其語憑臆裁斷致差失其意旨然不能遽定說更見下條

梁釋僧祐宏明集載武帝勅答臣下神滅論曰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

又文宣王子良與中丞孔稚圭釋惑書曰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爲本

按右二條僅爲釋氏傳錄梁武勅答論頗淪入虛無不當是孟子語他籍中復未值其底裏愚嘗因綦毋邃注孟子多於他家二卷而疑孟子外書梁時有購得其僞本者以此及梁書一條覘之殆不虛所度

孔穎達詩豳風七月正義曰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

按公羊傳宣公初稅畝注云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婦女相從績至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漢書食貨志亦具有此文並不謂孟子言也公羊疏云此是何氏時時王之制如其說孟子自不應稱及或者謂孟子是孟堅譌

公羊傳僖公二十八年疏曰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

按此或以舊注爲經或作疏者自舉孟子申說前人亦指爲孟子之逸就文勢知其不然

司馬貞史記索隱殷紀九主之事引劉向云有寄君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

按管子入觀篇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又治國篇令不必行禁不必止命之曰寄生之君孟子則惟諸侯失國而託於諸侯注謂其爲寄公既非正文所言而文義亦別不可以當九主中之寄君孟子者管子之傳誤也

又六國表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按路史夏后紀禹生僰道之石鄉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蓋相承索隱之文據後漢書逸民傳戴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章懷注引帝王世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帝王紀正皇甫謐所撰但有西夷文而並未舉孟子在孟子則但云文生岐周西夷人也而並未言禹小司馬氏恐便因有同文混誤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按此離婁下篇公行子章趙氏章指文也自作疏者以章指割棄而世遂鮮見故史鶚董斯張馬驌諸君皆視之爲逸文

後漢書朱祐景丹等傳論光武存矯枉之志注引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又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注引孟子曰矯枉過直又張晧王龔傳贊二子過正注引孟子曰矯枉過正又黨錮傳敘矯枉故直必過注曰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

按矯枉過直語出越絕書孟子惟陳代章注云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右四注俱憶爲孟子正文而復乖其意後漢書則未引此爲孟子也經義考逸經卷舉黨錮傳注文直云見後漢書又舉王

充等傳論注文云見仲長統昌言毛氏四書賸言亦然昌言三篇雖簡著於仲傳其理亂篇但云逮至淸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並非引孟子章懷所引復不注於昌言文而注於總論下毛朱二公何適同此誤耶究其所以蓋由明陳士元雜記先有是誤

陳彭年等廣韻公字下注曰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又邱字下注曰孟子齊有曼邱不擇

按元和姓纂云尸子齊有曼邱氏此孟子豈尸子譌耶然公都子於孟子外未必別見而七篇無稱其學業文儻果梁陳間有僞外書則此亦當是蓋廣韻注多仍自隋長孫訥言切韻箋注也

又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

按此孟子乃孟康誤也玉篇引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可爲其誤之確證經典釋文舉老子注解人有孟子注二卷自記云或云孟康可覘其誤之恒情

昭明文選王仲宣誄注引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

按公孫丑上篇與人爲善章趙氏章指曰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今注疏本無蓋亦被作疏者割棄而毛扆校叢書堂錄本尙有之

又江淹別賦曹植送應氏詩謝靈運登臨海嶠詩三注皆引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按孟子言太山者三此當爲其注文今檢趙注及章指俱未見惟論衡說日篇有此二語而其轉誤無因注孟子者趙氏外舊尚有劉熙綦毋邃陸善經三家行世此或出在三家注中未可知

又景福殿賦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酒德頌注引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之名如酒槽也

按七篇中槽字未見獻惟稱孟獻子見之而無訓軒之理劉氏所注孟子隋書經籍志載僅七卷是亦未有外書此等語不知注於何文之下豈劉氏注七卷正文有與趙本不同者歟抑或誤以劉氏釋名爲孟子注歟郭有道碑李善又引劉熙孟子注隱度也括猶量也隱括二字見於趙氏篇敘音義末亦附釋篇敘三字劉氏宜并爲之注

虞世南北堂書抄述逸孟子云戰者危事也

按似漢藝文志兵書類所云陰陽家之孟子未必是鄒孟子詳見前篇

歐陽詢藝文類聚雪部述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公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亦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

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

按戰國魏策呂覽開春論俱詳記此事卒者魏惠王非滕文公其太子即襄王惠公惠施也於孟子略無相涉不知歐陽氏何因致誤太平御覽天部禮儀部兩承之悉題曰孟子今所有熙時子注僞外書更易太子曰善爲孟子曰禮也尤可嗤

初學記引孟子曰兼金好金也說文繫傳引孟子曰鬬小鬬也

按此俱見趙氏注觀句法知其不當爲正文而唐人猶每蹈此弊如文選七命注引孟子離婁古之明目者也能視百里之外見秋毫之末又琴賦注引孟子離婁黃帝時人黃帝亡其元珠使離婁索之閱者自知今不繁列

趙蕤長短經是非篇引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按管子云變化則爲生爲生則細矣故道貴因趙氏襲其義變其文托名孟子未當遽信

孟子好辨章疏曰注云禹稷胼胝周公仰思仲尼皇皇者經云禹稷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揚雄云仲尼皇皇是也

按凡疏單稱經者例屬本經此更與周公仰思之文並舉似禹稷手足胼胝六字出於孟子而今本無之

乃其逸也然孟子疏跡繆特多如惡醉强酒下引論語惡濕居下爲比以本經之文誤爲他經則此以他經之文誤爲本經亦或有之

太平御覽述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物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順天理萬物故天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

按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是孔子語載說苑正諫篇其上依採旁說辭若自妨亦恐難深覈

又述孟子曰軻少貧從母在墓閒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則軻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

按即列女傳載三遷事也此等辭孟子書不應自述前既有辨言矣

姚寬西溪叢語曰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爲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愼所取而已不知愼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按宋史藝文志王雱有孟子註十四卷今佚不傳古本之引或曾見是書中然所引當只二句較今本少一則字多一爲字爲小異也戒菴漫筆通舉之云下數語今本絕無豈在十四卷之逸乎依約立說不能委決是非大氐難足爲據

陳師道文集取守論引孟子曰禮節文儀者也禮以爲節文以爲儀

按今本惟離婁篇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於此略似而義旨大殊后山去朱子不遠所得見文當不復數句遺脫恐但是疎於檃括致越其規

陳士元孟子雜記述說苑曰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汩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又述儁苑璣珠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涉其淵若高不出於邱陵則跛羊步其顛

按上條不見說苑其言論頗有似於宋儒下條所云儁苑璣珠不知何時書跛羊語則本於史記李斯大抵皆未可信也姑列俟更考

趙宧光說文長箋引孟子虎豹出於𠬝

按說文柙古文作𠬝顯屬論語竄一字稱孟子謬

馬驌繹史述文選注引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按李氏引此文在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中題云荀子未嘗云孟子也荀子修身篇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文雖與選注頗異而大意實同繹史又述選注孟子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爲周威王師考選惟揚雄解嘲云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李但引趙氏滕文公尊敬

孟子若弟子之問師爲證並無言周威王處呂覽不荀論有甯越學十五歲周威公師之之說其威公乃西周桓公之子亦未嘗云威王也馬氏承五臣本劉良注不知其大誤也上條則承誤自三遷志

浦江戴殿謙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別本

戴叔倫意林序曰梁穎川庾仲容略孟荀諸書要會爲子書抄三十卷扶風馬總元會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

容齋隨筆曰唐代未知尊孟故馬總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

李詡戒菴漫筆曰古本孟子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敬老慈幼推心於民

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晏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若久塗炭則易政○枉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此載扶風馬元會意林中凡二十六條不甚異于今本者不錄今錄六條如右惟白羽等句迥然不同

按馬氏增損梁庾氏書錄爲意林旨惟取意所協不盡拘拘成文也李氏所舉孟子六條文雖不同實猶未足深駭虐政至保妻子明以兩章文拈合爲一枉己乘輿二條兼章句錄白羽條則全屬章句文伊尹條僅一字異惟雖有智慧一條稍不可解考馬氏原本若久塗炭則易政下尚有如渴不擇飲也句而李氏失之有此一句可知其衍出文屬馬氏所意括矣其篇末更一條云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亦與今孟子迥別此正可互相參以見馬氏之間用己意攙括也李氏不一檢察盡視爲孟子原文何怪有迥然之駭耶朱氏經義考承李氏攙掇所殊編作孟子遺句尤足貽惑大凡孟子一書自趙氏章句行已成定本縱或授受之殊傳

寫之變不過字句間小有之寧至唐世而大段迥別猶若此哉意林中惟一芥類可信爲據本異而論衡亦云不取一芥於人其他異文多可與漢唐人徵引印證如無以保妻子作不足以保妻子與說苑符未聞變於夷作不聞用夷變夏與牟子符安居而天下熄熄字作息與鹽鐵論符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援上各有則字孳孳爲善者孳孳作孜孜皆與後漢書注符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各無方字流字與世說注符此天爵也此人爵也各無此字與魏書符終亦必亡而已矣無必而已三字掘井九朝朝字作仞皆與文選注符蓋其攀援所自固與時本有殊而並未敢以虛誕竄入也洪氏謂其差有不同當即指謂此等焉耳

西溪叢語曰孟子言餂之也孫奭曰本亦作餂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

按孫氏音義所著各本異同字於物丁本作仞歡樂本亦作勸樂易耨字亦作蓐沛然字亦作霈超北本或作趨邪侈丁本作移罔民丁作司民睊睊字亦作誚曰否本亦作不沮君本亦作阻尼之丁本作屈輔相丁作輔押鎡基本或作茲不惴丁本作遄氣之帥本或作師願藏本或作臧氓或作萌或作甿內交本亦作納擴而充字亦作曠遺佚或作迭或作失阨窮

本亦作厄祼程本亦作程止之或作正之隘或作阨
或作阨寡助之至本或作主沈同本或作沉齊宿字
亦作齋悻悻字或作悻瞑眩又作眠眴于茅本或作
苗盻盻丁作肸肸捆屨張本作裍放勳曰曰或作日
倍蓰丁從竹下徙蚋或作蟺蘖或作蘖範我或作范
氏救民字或作捄鞠孔字或作瞰孳或作菱或作殍
頻顧本亦作嚬兵甲本或作鉀以濯丁本作淪橫民
或作總民始條理本亦作治條理迭爲本或作佚簿
正本多作薄搏而丁本作摶耆秦本亦作嗜蹴爾本
或作雖不辯丁本作變匹雛丁本作疋惡乎執本亦
無乎字達財一本作才厄於本或作厄廋也字或作

廖餂之本亦作餂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陸
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附見他文下者又矢
人而恥上有由字仰而思作卬思所標正文亦間有
異於今如昆夷作混餱糧作糇齊疏作齋彊曾子作
強蚋作蜹囂作鷈鵝作鵝狠作很放勳作勛秦穆作
繆辨禮義作辯智之於賢作知巍巍然作魏魏之類
亟之所主爲本者趙氏章句也今章句如此天之所
與我夫子之設科及一鄉皆稱原人上之萬子皆與
集註顯殊而有事之當爲有屬孟季子之當爲季子
吾黨之當爲五黨亦猶於注文可測檢及舊注本則
其顯異文尚不勝計大者如裹糧作裹囊宿晝出晝

皆作畫而後衣作然後不爲臣作惟臣萬章篇泰誓亦作大誓平公王公下皆無之字事君者下有皆字可以無饑作足以無飢愛其親也也作者不仁章公孫丑下有問字有性焉焉作也細者如由古樂作猶亶父作甫槨作椁一毫作豪校數歲作挍不均作鈞什伯作百猶惡醉猶不得亟皆作由道在爾作邇求諸難作之不能奪作弗隕厥問作殞而凡饑皆作飢彊皆作強潔皆作絜孫氏悉未舉及此類之變又由孫氏後別本錯入故耶

集註曰外國本仁也者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未詳其然否也

四書纂箋曰外國本舊傳高麗有寫本如此禮記祭義云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或是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曰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諸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湯東澗跋云日本僧芿書朱文公言聞外國書逸篇皆全其釋孟子盡心一條亦託外國本以備考今北峯之子行果爲予言芿來中國見六經之本不同既歸模其國中本遣高第僧護行以送吳越故舊中流失舟芿以喪其弟子悞謂此書不當入中國以致於此

胡應麟甲乙剩言曰劉元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籍多中國無有者且刻本精良國初朝鮮獻顏子朝議以僞書却之

按詹氏云此爲高麗寫本語類中嘗自言聞於尤延之蓋朱子未親見其書也錢曾又謂高麗有論語集解寫本而孟子則至今無更見者日本國多存逸書歐陽公已言之今日本孟子考文與七經考文合刊其所取校訂者有方古博士家寫古本高麗日本同在海中尤氏豈誤憶之耶然考文於諸經頗詳獨孟子之異古本者僅十四條且皆一字之微一字必校著如集註所云二十字反忽略之乎則日本國之古本孟子亦未有此二十字也遐邊莫訪當姑闕疑

萬歷重編內閣書目曰孟子節文二卷洪武時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間辭氣抑揚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須之學宮上可其奏命曰節文

周賓所識小編曰洪武二十七年劉三吾等奉上徵天下耆儒同校孟子中間語太峻者八十五條除之其餘一百七十餘條須之中外俾皆誦讀向有板在南雍今殘缺矣

戒菴漫筆曰國初嘗刪國人寇讎反覆易位等章其本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櫃中然卒寢前旨以全書行世

按宋初先有馮休刪孟何涉刪孟今何書不可知馮書則但著說十七篇以明其意而未有實刪之本

東陽徐潛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始末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章句曰孟子仕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

仁義爲首篇

風俗通義曰孟軻受業於子思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乃去齊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作書中外十一篇梁惠王復聘請之爲上卿

劉向列女傳母儀篇曰孟子道旣通值梁招賢乃至梁旣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而問之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

朱子序說曰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張須修孟母墓記曰墓旁片石謂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二十七年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卒孟子之至魏顯王三十三年也愼靚王二年去魏適齊赧王元年去齊在齊凡六年自齊葬魯乃此六年間事皇極經世又謂孟子於顯王四十三年爲齊卿四十四年去齊其生總不屬孔子卒後三十五年矣孟子曰

由孔子至今百有餘歲蓋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則孟子之生去聖未百年也

季本孟子事蹟圖譜曰通鑑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襄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即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冢書魏國紀年謂其稱惠成王即惠王又據世本惠王生襄王無史記所云哀王者而以汲冢書所稱今王爲即襄王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而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魏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齊宣王十四年之時書去齊於宣王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則孟子居魏者閱十八年居齊者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齊日如此淺耶或增或損或合或離本無定據聊以遷就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爲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王非即襄王之別稱耶世本之說亦何足據而必以爲無哀王耶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湣王十年其悞必矣但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湣王十年通爲二十九年庶幾近之

又曰大事記載孟子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井田法書於致爲臣於齊而歸之後而於宋則成及魯

平公之事皆略不書乃獨於適滕言之且孟子當王偃時又適宋已甚老矣豈復能爲滕經理而久居其國耶呂氏以戰國策宋偃稱王時載滅滕伐薛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爲齊所并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爲齊所滅見於杜氏世族譜及陸氏纂例皆非偃事也呂氏亦未及詳考焉

日知錄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乃周愼靚王之二年也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爲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則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悞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元年故也史記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都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知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孟子生卒年月考曰按大事紀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通鑑綱目亦因之余云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

肯少言之也然則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在靚愼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襄立而卽去梁是爲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齊當卽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旣仕齊中間遭三年之喪歸鄒葬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

按孟子當生於周安王中年早年抱道自尙不見諸侯逮顯王三十三年始應聘至梁時孟子年約五十故惠王稱之曰叟後二年惠王薨襄王立遂去此孟子先遊梁而在梁不甚久也赧王元年齊宣王伐燕取之燕人畔孟子致爲臣而歸在齊之日較梁爲久追擬其至齊時當如張氏云愼靚王二年耳自顯王三十六七年至愼靚之初此十餘年內須爲適宋適滕之日去齊後則惟一適於魯滕之滅在愼靚三年蓋去齊時已無滕國而魯平公恰立於去齊之歲也時孟子已年七十餘所如不遇委命於天浩然返鄒法仲尼著書垂教不復出矣如此論孟子生平則於七篇事理無不協蓋梁事當依史記齊事當依通鑑而汲冢紀年等可不必擾之爲煩

章句題辭曰孟子鄒人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并或曰孟

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

王肅聖證論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卽是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

孟子雜記曰漢書藝文志注孟子字子車孔叢聖證論等書一作子輿一作子與一作子居而楊倞荀子注又作子輿蓋車居音同輿與字訛也正韻平聲軻邱何切注云車軸也故孟子名軻字子車廣韻去聲軻口个切注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而張鎰等著孟子音義軻音闕如也或云羣書多稱子車當讀平聲爲是

史鶚三遷志曰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今世所稱子居者出於孔叢及王肅所著聖證論其或稱子輿者出於晉傅元所著傅子孔叢書雖漢隋唐志不載而劉孝標李善之注已引用之世代去傅元已遠又爲魯人所著見聞似眞

按今本孔叢稱孟子車注云一作子居王氏困學紀聞疑子車子居子輿皆傅會而王肅少居坎坷之說尤甚穿鑿中論序所云當以爲實錄已孟氏譜謂孟子父名激字公宜母仇氏一云李氏孟子於周定王

二十七年四月初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娶田氏生一子卽孟仲子雖其家世相傳如此而古籍無徵生卒之年且與壽數齟齬蓋如所言則當壽百五十四也代旣久遠流傳不能無訛宜姑置之勿論矣

章句題辭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敎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孔叢子雜訓篇曰孟子車尙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甚崇退子上問焉子思曰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

朱子文集董銖問孟子集註序說云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註云趙氏及孔叢子皆言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銖謂趙岐所注必有所考孔叢子恐是僞書似不必引如何曰孔叢子雖是僞書然與趙岐亦未知其孰先後也姑存亦無害

輔廣孟子答問曰子思之門人無有顯名於世而孟子眞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爲是

孟子說解曰史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人姓名王劭解史記以人字爲衍趙岐等遂謂親受業於子思非也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爲孔子徒私淑諸人又言魯繆公之時子思爲臣

今按伯魚先孔子卒則子思猶乃親事夫子後此百餘年安得尙在夫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夫子卒時七十一年矣子思爲繆公臣時計其年已老而孟子譜謂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繆公元年凡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矣故謂親受業者誤

王復禮四書補註曰史記孔子世家子思年六十二據春秋傳孔子卒周敬王四十一年而伯魚先卒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卒年其卒亦止當在威烈王四五年間乃說者謂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則其距子思之卒已五十年之遠

四書賸言曰梁惠卽位之年距魯繆卽位止三十零年卽梁惠卒年距魯繆卒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非可盡非者歟

按謂孟子親受業者趙岐孔叢外更有風俗通漢藝文志二書而其事却難信王氏本世家謂子思年六十二玩世家此文似屬下困於宋非謂其壽終於此若壽終於此則不及爲魯繆公臣矣毛氏云梁惠之卒距魯繆卒年不過四十零考子思臣魯在繆公初年孟子至梁則在惠王末年相距者實七十餘年故一欲破之一欲護之而均覺未能不若郝氏說解之

辨爲得其當也○再按孔子出處大略有二戴記史記世家等書可旁見孟子闕有間矣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七篇之中惟初見梁惠王及齊伐燕二事有年可稽餘僅由是類推而伐燕之年史與孟子不合溫公朱子蘇氏呂氏紛紛調停先梁先齊且無定論其他抑何暇計耶虞世南北堂書抄嘗引孟軻傳曰軻字子輿勤學不息師事孔子遂成天下名儒史記傳中無此文則唐以前已有爲孟子別傳者今不可見矣元吳氏萊本史記刪去荀卿鄒衍以下諸子爲孟子列傳吳氏迂又撰孟子年譜二書今亦不傳明史氏鶚撰有孟子年表而多取氏譜之說於七篇文不無所違嗣是季氏本有孟子事蹟圖譜譚氏貞默有孟子編年閻氏若璩有孟子生卒年月考三書皆主孟子本經爲說季氏謂孟子隱居於鄒四十餘年始至齊見宣王不久即去至宋由宋至薛由薛至魏踰年惠王卒襄王嗣去而歸鄒滕文公聘行井田在其國者十餘年復至齊宣王以爲卿伐燕後二年去齊至魯不遇復至宋而孟子甚老矣譚氏謂孟子鄒人鄒乃魯之下邑實魯人也年四十見齊宣王後之梁之宋之薛復至於齊爲客卿去齊見鄒穆公又見滕文公而歸於魯閻氏謂孟子鄒國人晚始遊梁繼事齊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至魯以滕文公至

滕道皆不行復歸望經單測均苦於無他左驗故其說終莫能齊同然在千餘年傳聞無辭後能即本經之內詳察殫究比而次之其用力皆專且勤矣文繁不及盡錄各撮大旨附焉

東陽趙樹奎校字